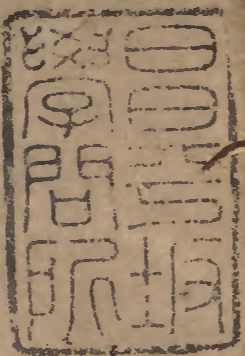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八十四之八



禮

五一至

綱領儀禮
大戴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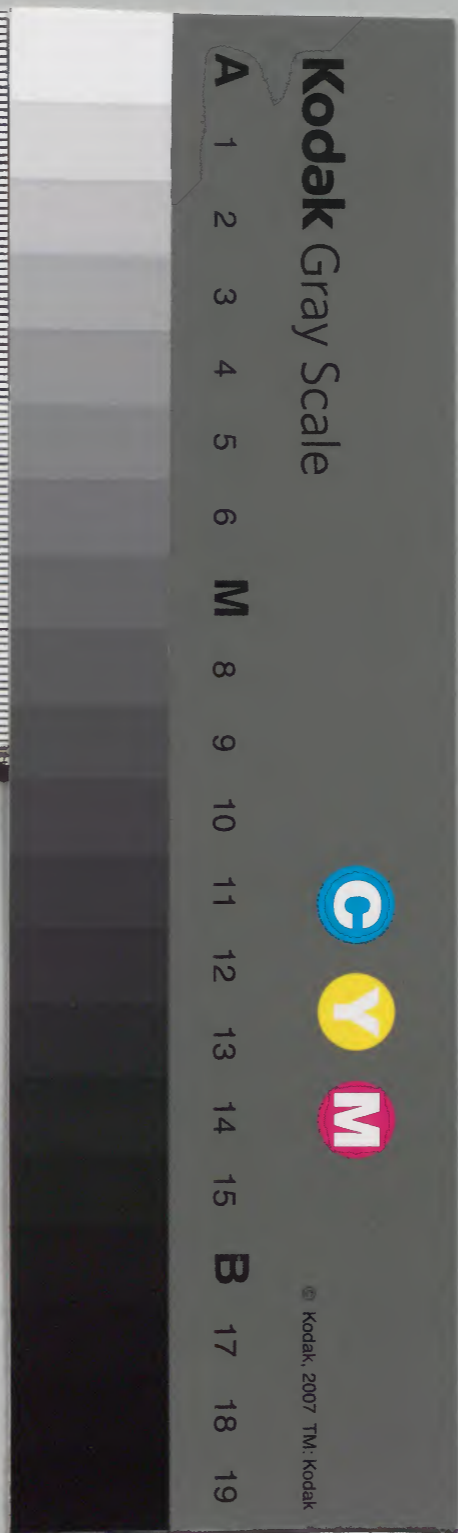
周禮

小戴禮

		五	漢
	二	二	書
	九	七	門
三	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九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三	七	
一	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21)		
函號	298	249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勸新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

禮學多不可考蓋為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

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

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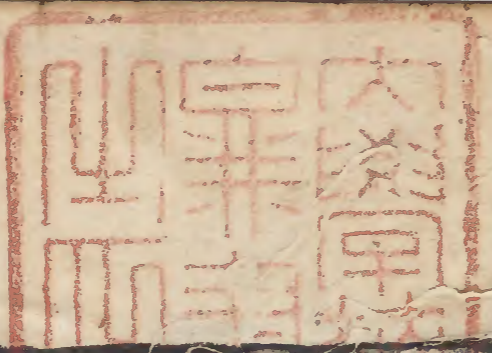
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太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

在爾必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成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音并攷



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悌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秘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你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湏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誦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

者如何思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其甚然義湏是具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些意或曰禮之所以止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直文契亦有些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湏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既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何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釋禮概類之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湏斬新別

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敝不過是一水檐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子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足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拜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發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若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若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之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邊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幾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耶曰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某着仙鄉為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

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槩少間都是胡亂發狂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曾中的只是狂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你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自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姿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齊亦非獨只理會這此如所謂顏容直

足容等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說其非謂其理會不是只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盡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間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子學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是

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
來看二項却怕子墨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
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國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
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
管添國數其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
了四分已去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
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
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
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子墨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
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
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
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
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
問封白子弟也白要俠小不得須是教黨侍許多異姓過又

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
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
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
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
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賀孫
公曰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
公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
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姜姓謬誤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
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古禮邦
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
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亦在諸儒注疏猶
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
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
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今朝修開寶禮多

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個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秘南比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未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其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後醜數卷議亦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其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妨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該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用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嘗有妨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學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義剛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大義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王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温公所作主牌

甚大闊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
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坊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
薦字希純其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說得皆
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
字三件合為一書廣

王侍郎普禮學律歷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出私
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黃中
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却是杜撰或言福州黃繼道
樞密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書不曾理會這功夫
是時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某識
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子細
有來歷可曉其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

為需見險而止為訟聽訟不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
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個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
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
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
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蒲朝
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開一場後來只說莫若
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
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
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
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
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
張勇薄聞其已死壽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
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祚有典自我五典五教

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
欠他一豪不得添他一豪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
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
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
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
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負孫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張中原父遂以為
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張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
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
辨之云張非張乃其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
也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
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看變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

得且把周之禮文行

論修書大指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為
終從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
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
從古之補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
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舊衣服冠履
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
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
悉盡如古八制度有其嫌心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
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
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
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怕必不
能悉如古制今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

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着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常用如何底於軍旅常用如何底於平居常用如何底於見長上常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常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羅布期功以下又各爲降殺如上組衫一穿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自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未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曰地將自家所見揣摩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弱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也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問聞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禮未暇及詩書序各置於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

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嘗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
下半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
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
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善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
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可學○以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
漢儒所裛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
內則士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
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問居孔子無居表記緇衣
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
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
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
多書可讀賀孫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敢

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
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
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
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味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多理
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若此如
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是左立明做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禮文則詞
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
泛濫成章傲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
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說少牢饋食持
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
有初問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黍蒸黍附儀禮此

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徇俗之鄙陋又覺太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着從頭整頓去皆相稱合吉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一考究着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

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祭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為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看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髮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幘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違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妨礙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

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聞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襪布加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衣深衣深衣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於凶服亦做為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

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上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衣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為公人夕營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為吏人掌文書簡續極下戶為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變了賀孫

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堯典樂教胥子兩條文蔚切前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

於人倫曉得這道理變典樂教胥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變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波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

事文是一節說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
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
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剛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
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
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
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
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
子三千人而子田古史亦據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
來從學者則自贖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
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爾孔子居衛
最久所以於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
必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

游說巧貨不可以爲國孟子之時徒衆充盛當時諸侯重士
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事於齊晉皆累世
爲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
人才以爲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與其賢
者能者而進于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
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負數亦有
限不知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
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
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爲厲
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則有大過而
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一殊不能久
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爲世臣
盤據豈復容外人爲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
才用必不會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

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貴故人亦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時為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矣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禘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拜命為士三命為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為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為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旨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個

禮編纜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為久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賀孫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其去國矣個

泳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曰考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爵木札今以半日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

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直卿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外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本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幼得伯量相與協力甚深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為道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作書時
六二有二日故得書不及性後來黃直卿屬李敬子招書禮編又以器器不得行昨寓三山與湯志仁及後所修禮書具有本未若未即死尚幾有以系此志也○胡殊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五計七版

禮二

儀禮

總論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立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漢豈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常謂若如此差除郊裏得來廣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况在上又無助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郊野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歟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續錄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儒廣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于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緻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熱然不相關不當如路入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身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昌春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

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勾廢却賀孫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看來全以爲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爲變禮然母不敬安足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禮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祕府前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按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憫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文蔚曾共王堞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其則是
他當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
九篇不解竟無傳焉義剛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疎漏處高氏送終禮勝得溫
公禮義剛

劉孝公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
字如今人善爲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
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爲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歟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
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賀孫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
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士朝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士冠

問士冠禮筮于朝問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
既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
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
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或女止有其
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人傑

問宿宵白是戒肅賓也曷曠宿戒之肅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絺衣纁裳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
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積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
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簪而爲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
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爲之緇布冠古來有
之初是緇布冠燕則緇之以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
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
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鞞如詩

鞞琫有珌內則端鞞紳皆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
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
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
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裏中次帽次幘頭又問黻
是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舞之畫衣裏有黼黻絺繡不知又如
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黼於其上寓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
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
古人無受拜禮雖兒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
一拜義剛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
然婦人見舅姑舅姑亦拜義剛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義剛

上昏

義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一己之好而用鴈非也

此只是公卿太天下達庶人皆用鴈後得陸農師解亦如此

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

亦穩準義剛錄云釋之云自通典後無人理今日本朝但

亦穩準陳祥道陸加署理會來曰陳祥道理命且行也陸陸農

師也有好與何杜撰

度多如儀禮云云

問昏禮用鴈拏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

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棄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攝棄大夫

之卑輕則當執大夫之誓前說以傳會又曰重其禮而感其

服賜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

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

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

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後廟

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

鄉飲酒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笙入吸此詩而樂亦奏此詩樂便是衆樂皆奏之也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闕而遲悟行步疾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個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重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個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個

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

諸賓主之儀天子當立而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個

喪服經傳

今人喪服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度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喪者只當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個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個

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筵只用一經如今廟中有一種疎布又如單經蓄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

於細矣又不知是何個

問溫公儀首經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也得

不綴也得無個 堯卿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二搯只是指與第二指一圍腰

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經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
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總如今之髻巾括
髮是束髮為髻安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
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何也曰慘頭只如今
之掠頭編子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
去冠又問婦人首經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慘音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
筭措算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後為之服報傳曰何
以期也貴終也嘗為母子貴終其因此為繼母服之義智孫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祭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
正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為服之
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填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
來不曾行法令然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甚服內不
當赴舉謂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為然自四世以上凡遇
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問某人不肯下所生母喪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喪期律文許
申心哀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
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喪乎曰因是又問先儒爭漢議重
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矣園事又稱皇考者又問
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皇考者又問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
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
斬三年

因言孫為人君為祖承重填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
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
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
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

害不細如金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
賦論策頌行印下教人在間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
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
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闕祖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
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總於姨母服小功也續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前
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續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塔
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
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
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續皆作
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

族

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
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
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二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
子闕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公謹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也闕
問改葬細鄭玄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
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且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
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
人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
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
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續

既夕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難猶享否

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莫處便是合有莫無莫處便合無
莫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温公儀斬齊古制而功總
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有等差皆有疑
經但功總之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
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你攔惟斬衰用不得淳。義剛。同。

少牢饋食

儀禮日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巳蓋十干中第亦日也維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稱皇祖伯某父伯仲叔季也某字也父
美稱助辭也振

朱子類卷第八十六計十九版

禮三

周禮

總論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
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
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只疑有
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
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筆有不是處周公須
與政至小可處或未及政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
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
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嚴。云。

周禮見一箇草
本尚未曾行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為
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
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
治蝦蟆也專設一官豈不酷耶浩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
遺典也 德明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恐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成眾不漏廣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
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
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
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
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

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
祀之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太行
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親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
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拜稽首
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
此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
間節日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厥之類只
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
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學行
者本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
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
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
考古因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益

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
處口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自聖
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
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
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
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
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
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
使之下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材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人傑

周都豐鎬則主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知之
何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
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去為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佳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
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
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
世巫蠱之事矣道夫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其官
闡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闡文結近習以為不
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
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
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
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
從有哉道夫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禮記易疏只是將
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當

論近世諸儒說

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
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
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
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蕪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太
既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儒用徐云如說
聖錯總互見事必相問處却多令糊或如云冢宰之職不特
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
宰以道詔王格群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
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儒用徐云大行人司
鑄官而冠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儒用徐
地官而乃領於司馬儒用徐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
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後疑之
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統畢
則降而肉相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咸懷諸侯之意夏

官蓋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比日儒用徐官蓋諸侯有變則六
師移之儒用徐云不得有其土地也司馬所以屬司馬也又問
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
儒用徐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
空而今亡矣又云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更甚詳然皆
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
不只倣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
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祕府諸儒
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
間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
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
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
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

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
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
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
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
之權獨重以至今日用器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
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筭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
看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子細前
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子細君舉
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
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賀孫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
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
分作兩項却是繳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

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

合之閔祖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

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

為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閔祖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
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
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
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就是了但又說
是周弁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侯地每一國添了
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杜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
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侯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察他何就見
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侯地封便如椽子

厚說樣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千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着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勇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恁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四伯

那七十來同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論至此覺眉目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時子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具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解封得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鵬云何故恁小這非是至論直卿曰府史胥徒則是疾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實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

幾時耳義剛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區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賀孫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具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閭寺宮嬪監醫監巫監卜監筮監之屬無不領之道夫

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趙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言伯官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是不是兵卒也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飲食有衣有其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婦屬其法之類皆是義剛淳錄云民無住處無物民居使之各得其所以辨五方之道以定

有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如教民以六德

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傳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知如何豈應如此廣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日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

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則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鬼曰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闊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高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

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
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
山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
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
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
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渾部洲天
竺諸國皆在南渾部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
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
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
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
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
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
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
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

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浪歷照四處方得周
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
時節如此則夜浪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時而冬夏
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問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

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觀表影
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體

則表影短暑短則表影長冬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

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嶽臺在後漢已自差許多

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
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
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歷所以數差古今
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
若攷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或

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踈闊而差少
 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
 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
 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
 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
 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
 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踈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
 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
 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
 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
 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
 初造曆使合并天運所踈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踈幾分幾
 年後踈幾度將這踈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度幾
 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

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
 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
 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
 統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李通算得康節曆自康節曆十一萬
 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
 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且家又說李通底
 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也只是做得
 箇頭勢大數符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
 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周禮注云土圭一吋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
 圭之影尺有五吋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
 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
 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
 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

算數如此以上主測之皆合間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
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
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
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
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
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間
上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
於圭北乃地中為然如後儀是也今又不知後儀果為地中
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
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長
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
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
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
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後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表

漢淮西等處為近中微

嘗見李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在一寸到得極星却無
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
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
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
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
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如此其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
方見得决然是如此幹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此間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
基本他這箇一如碁盤相似抃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細論

二十五家為間間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間長之居當中而
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旁

也個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知甚無所不通明底意思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

必欲合之如何合得問祖○以下小司徒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墮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細言之說受田則用溝洫起賦斂則依井○方了○下條開同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墮則用之此役之最輕

者近郊之民王之內也共華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北無
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通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
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美其受厘爲氓者固與內
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禁毒於遐民也園
墾二十而一若輕於遊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
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材二十而五若重
於遠則不能以器用之未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
於志本是故二十而五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即
伍也五比爲閭閭即兩也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爲
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
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天甸則五百一十
二夫向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其觀之鄉遂之民以衛
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
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儼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
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
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
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邕通說車一乘
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
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在書如魯頌
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各亦不見所憑
據觀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小司徒注
直鄉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
當今四十一畝賀孫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
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鄭本政
書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爲常數司馬法乃

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鑿鑄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卓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為米一石五斗爾爾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决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外

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備一理也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備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者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故

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辭免了問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文辭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

位然韓錄云雖師吟勤設

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槩如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說憑何者為是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淳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

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義剛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

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

二者是并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澤

安鄉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三十而五如何曰近處

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如稍縣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鄉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

却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曉這箇今且理會得大槩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尚然爭淳

論封建井田曰大槩是如此今只看箇大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

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恰如其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
今世取封建井田天啟遠
得今日醫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
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
民處之難錢罷了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
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自要許
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打罵歷其在漳
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司
付一笑字聽他門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却要行井田如何行
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
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道錄想是他經且如封建
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
好變也是見得但他只覷得後來不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
地狼狽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
此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是
使吏治其國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

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替賢若有一箇在
那裏無待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若只坐視他害
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以大體言之部是聖人
計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
箇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非所不為百姓被若來請國君
因而罷了也不是一處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更是人也自
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淳錄云
淳錄作持他定是不肯去淳錄作他定以寧肯作錢塘縣尉
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錄云京而不肯行
符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
押起淳錄作符秦不肯去迫之使去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槩
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
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淳錄作子由論封建想是
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其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終

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半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
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着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
說得更無理會因曰蘇學之學喜於縱恣踈湯東坡嘗作某
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
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
古後你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以舜義剛○淳錄作數解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
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
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
養浮泛之人也續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寢庭朝庫門外
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寢庭朝庫門
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

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
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
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
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文蔚師氏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
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
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
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植○錄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為義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說義
理得龜山有辯荆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自說其說多矣止
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明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層層
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貸貸者以國

服為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何也闕注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之田

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專主耕以人下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

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

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澤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

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

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眾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足以

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為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

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為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

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

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

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

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後南流

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

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為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

則無縱橫相銜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

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闢數看

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子細耳問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必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官廩祿皆

然猶今官中給俸米闕人

鄉遂雖用貢法然刈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

拘也闕注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

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
周公思量未到也義剛。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
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

畏商調大司樂以下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
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會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人傑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故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
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

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其平生每夢
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

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個夢。

夏官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

形若肺擊之有聲冤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人亦有肺
石文。麟。

秋官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淳

問周禮三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
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重遠處

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義剛。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堅而
堪馳騁關。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

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
亦是如此義剛。

禮四

小戴禮

總論

問看禮記語字而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節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荆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荆公廢儀禮而取



禮記舍本而取末也德輔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易戰國賢士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外記便是解喪服傳雜記每惟大傳是總解德明

詳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廣弘明記錄云是知此言極是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

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人傑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味難禮記只注疏自了得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禮記禮成禮可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賀孫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

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鰲同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啓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之亦不改只作蠶蛾子云如蠶種之生循環不息是何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其義理大雅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以辟之命銘為丞彝鼎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一句為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可續三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續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宣中云古詩有平仄不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又決遂共往決之

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去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揚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思定辭民哉及上堂聲必揚入戶必下戶皆是韻今上下二篇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訪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儀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偽在云實字問艾軒解儀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幾至以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枯把心都在

邊角上用輝

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狎孰狎愛知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之畏畏中有愛也很毋求勝很亦是兩家事註云關如與
人爭鬪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分毋求多分
物毋多自與欲其平也憫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因假說此乃成
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反帶若夫二字不
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繆他也是解書多後更
不暇子細此亦猶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刪削不及反衍子曰兩

字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
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務為人

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
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
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
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致全欲
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
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文蔚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
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蒞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
嚴又當以寬濟之德明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
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
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
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祧於心
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

饋亦不以爲異也又問先生舊時立春祭先祖至祭始祖
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感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
太僭遂廢之問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
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
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
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
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義剛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突西北
隅爲屋漏西南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
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餅

尸用無父母者爲之故曰食鄉食不爲既祭祀不爲尸文蔚

父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文蔚
問禮云人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人解得都

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餼餘不祭說蓋謂餼餘
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醢則非餼餘矣
雖孰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餼餘但可正席先嘗而
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文蔚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爲一說橫渠又自爲一
說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餼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
夫不以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雖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全思之只是不敢
以餼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
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
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

凡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羹之有菜者用挾祖道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那數句是

說數項事

九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
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箕虞上一
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
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個

檀弓

檀弓恐是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必大○人傑錄云多說子游之知禮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攻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
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
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
故曰假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汗
則從而汗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
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然則儀

禮出妻之子為母衰杖期必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

此然終未可如此斷定也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祖為體出
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
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
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
而隆道汗則從而汗也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絕期而猶哭
如何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
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
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適
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
從古者無服之義耳人傑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但何故據其問

意則以孔子嘗令子思喪之却不令子上喪之故疑而問之也子思伯魚死其妻再嫁於衛子思答以道違好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為後妻者則為白母不為後妻者是不為白母爾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爾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扣地稽顙是引首稍又在地稽者稽留之意胡泳

稽顙而后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后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后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人傑

稽顙而后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人傑申生不辨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后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方

脫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脫時又如何必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精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昔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黃衣即裼衣裼衣欲其相辨也問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文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

五十方寸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
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孔穎達故不相照管纔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
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
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
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
是名非號也憫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外甥在
舅家見得姨與姨夫相為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賀孫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
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總姪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
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父母之兄弟
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

二妻之父妻之母年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其義
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言九遇幼之喪皆歸
食終其月此可為法又言生布加礮治者為功勳

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從子禮云喪服兄弟
之子猶子也以為已之子與為兄之子其喪服一也為已之
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為猶子非是揚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蓋禮謂可也
猶則亦以姑為伯叔父之猶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
皆從父也禮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舊法
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
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
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因義不可已是他心自往不得
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纒總可也余法從小功

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碩孫嫂婦無類不當制他服皆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無服嫂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姪婦却有服皆報服也揚喪禮只二十五日是月禫從月樂文蔚

檀弓下

反哭外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錯

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端蒙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

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書

問子貢曾子入弔修容事曰未必恁地又變將池本云不知又出來作箇甚爾敏

正制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勤惰之不一齊耳上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下不勤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祿亦準是以為差也溥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講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槩以三分去二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所有之國土亦難為無故去滅削他所以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取以封二公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夾輔王室左氏載齊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太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

世

理會處又問諸侯初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發一時
祭曰春秋朝會無節似歟錄云若豈止發一時祭而已
哉不然則或有出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以錄必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
便有自然之之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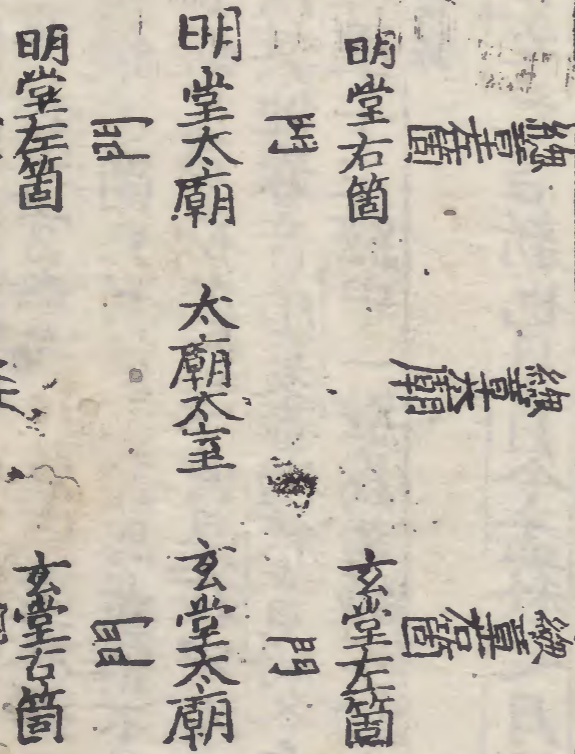
月令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奈子實孫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
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
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棘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輅為明堂
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輅為總章左箇西之北
總章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棘為玄堂
右箇北之西即此為玄堂左箇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

太廟異方謂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
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
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
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
恐也是砥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十二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夔孫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下注銖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義剛

問禮注疏中所說祀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祀此神漢是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感生之義曰如玄鳥郊大人跡之類耳漢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

盡是鄙俗相傳會之談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國替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沒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黜秦為閏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初張蒼自用水德後來賈誼公孫董皆云當用土德引黃龍見為證遂用土德直至漢末方申火德之說及光武以有赤伏符之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之以金及至後唐又自以為唐之後復用土德而不繼梁後晉以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以火是時諸公皆爭以為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如菡萏遍體如真金色以為此真土德之瑞一時煞爭議後來卒用火德此等皆沒理會且如五代僅有三年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若以五代為當繫則豈應黜秦為閏皆有不可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耳本朝用戌日為

臘是取此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為水者刻深遂專尚殺罰此却大害事備

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錄

公族有罪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繼劓于甸人特不以示眾耳刑

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于京

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于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

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可學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

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以前有

云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樂記是子音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

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一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

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人傑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

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

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

奠徹恐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地固不如也

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

殯也慎改為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寓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

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

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

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殊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奸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復有箇貪底意思云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悍聒噪人底人壽

用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懼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發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問喜怒哀懼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屬義屬陽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

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曰正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屬火

信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哀懼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且篤恁地說但也難分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來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一箇實如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賀孫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欲得便要爭將來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慾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而窮人慾

亦使此欲字出求者欲者行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是欲壽

記云人者鬼神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慾則著穀皆說得好纔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窈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曰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因說雷斧舉橫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闕祖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壽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

有二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

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

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

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也類皆然豈無二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皆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

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工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象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土一廟之類當別有一書今亡矣

曲禮如威儀之類儀今曲禮儀禮是也恨不及問

之防

禮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詞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成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砥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

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緣處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必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不至

度亦有所不違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問昏禮不加人之序也曰婦既曰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

承替也問婦也姑反置酒一公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

王位問婦也姑降自西此曰婦降自阼皆同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爵鬯然周人亦

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

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變孫錄云大抵人之道

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

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

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變孫錄云問唱虞美人詞

廟緣眾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

為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

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變孫錄云見人說世

安卿問禮魂氣歸于天與橫濱及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

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

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遠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

問其處形勢如何

○賜。變孫少異

亦不皆如此亦有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
聖人安於死便即消散義剛

內則

偏屨著屨繫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
如假帶然濶

不有敬事不敢袒揚不涉不擻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
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揚敬事如習射之類
射而袒揚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揚則是不敬惟涉
水而後擻若不涉而擻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無褰裳若
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
亦不敢褰裳也僞

玉藻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方

着易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

文竹三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
本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也
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出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
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
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
難言者本非執大圭也僞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
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存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
於甚處存養文蔚

明堂位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當時
周公制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禮使其子亂之看來子
思前如此說後却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怕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
逆者不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
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
賜伯禽不于周公事堯之有丹朱舜之有商均不自子弟亦
有之成王伯禽猶似可問當時不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
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執不得封公揚問秦會之
當時云云曰他當時有震主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
這物事如吳王濞既立丞相御史大夫百官與天子不相
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甘勢成王所
以賜之天子之禮樂無楊問以下

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為只是練祥祭無禫曰不
知禮經上下文如何道看見也是如此續

問大夫士不禘于諸侯禘于諸祖父之為大夫士者亡則中一
而禘禘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間而禘者以祖為諸侯既不
可禘則間一而上禘于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祭其昭
穆之序也如魯昭公冠于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可
因問卒哭而禘何義曰只是禘于其行相似告報祖考云云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
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
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
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漢士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
當時雖是眾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嘗不知
禮經中若不稱作為其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個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
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廢子不祭禘明其祭也又

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
若其父為庶子說得繫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
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個

大傳

三年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黜作之君出見
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
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
說亦有理所謂吉禘于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剛同義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疎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
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
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問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二子一嫡而二庶則共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此是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
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之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
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
也人傑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跋音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
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
熱則其去義其渴言人見有箇好事人急歡喜去做這樣人
不耐又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
也個

不窺密正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
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
一箇主觀此則永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

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
可便說道明日如何子蒙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
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
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
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
之要知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
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
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群敬業定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
群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
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能
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
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論類

倫

不通不是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
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與下
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做此

子武問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
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
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
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
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
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大地間事如人家有固五子父
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曾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
為他擔當一家事歸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以窮也這也說
得好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免服橫渠謂服事也

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所降若
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
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
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
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朝旦則服玄冕無旒之諸侯常朝則
用玄端朝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
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庶人深衣備
呻其佔畢多其誦多其誦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
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廝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
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
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
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為之豈有由其誠
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文蔚

善問者如攻堅不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
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可學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
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
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為解
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義理
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
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
而費立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
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
蓋義理相說之入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偶

樂記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

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彼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想量着智孫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至錄云人誦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九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昏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玆附。

朱絃練絲絃疏越下面闕璘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循以為三歎息非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劫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端蒙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一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問反躬曰反躬是回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恁地那箇合恁地這是反躬節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此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此字正是交加生死岸頭文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儼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未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

可善其界限耳才善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
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
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
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
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
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此等禮古人目眩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
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
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舌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
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存
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德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
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
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惡則著亦說得好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
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禮坤
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

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
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身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并

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
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
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麗文意不瀟灑不如此說之
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慶數如云為六

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丟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備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去偽

問禮樂極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文蔚曰正義却引其露降醴泉出等語曰大綱亦是如此緣先有此理未稍便有這徵驗文蔚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音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

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流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文蔚

問禮樂備天地之情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無窮著誠去偽禮之經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又曰備依象

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興上
下之神是說樂疑是精粗之體是說禮否曰不消如此分禮
也有降興上下之神時節如祭所祭心之類備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
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
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也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莫只是實理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不
可測知否曰也是然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義剛

問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可學

祭法

李文問四時之禘高祖有時而在穆曰其以意推之如此無甚
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大槩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
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

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或問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收鯀之功所以舉鯀其是

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去偽

官師者始則官師一廟止及禘都於禘廟併祭祖適士三朝即

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

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

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錄

一廟者得祭祖禘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舉

祭義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兩
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
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

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徃義剛

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侯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熟衫熟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之首女子重乎考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是着白絹涼衫熟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繫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之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禩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三祭近締拾一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禩而用某生日祭之

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玃明十又問在官亦受入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繫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

問惟聖人惟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頂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矣壽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灑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新盡則煙亦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淨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項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嘘吸者為魂魄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嘘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魂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

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聾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執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金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騁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散散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參義曰氣也者神之成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而鄭氏曰氣嗷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也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其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

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與神之著者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銖魂魄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嗷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為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動是魂靜是魄魂清沫 夜問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下離之際鬢

歸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者高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者高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者高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昭明是光耀底者高是表上底悽愴是凜然底今或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賜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者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者高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書季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者高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外騰悽愴則漢武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此便熱又問郊禘而天神假廟焉

而人鬼事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為壇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甚可笑韻雅同

問昭明者高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者高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虛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嗑吸是以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為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于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外

若廣云如祖落之義則是兼之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
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
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
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
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鬻鍾虺龜之意皆是
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
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
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蕪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
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俸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
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
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蒸蒿凄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鬼然方其生
也而陰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且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
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
是矣試一祭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
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
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知識別
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
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
字不知生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道夫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
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
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且謂

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於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法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謨

哀公問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

方字錄此篇無訪字乃

仲尼燕居

領惡全好揚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治去其惡也節

孔子問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爲者欲其兆訛爲有開故者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別文成不好底意義剛

表記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泳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寓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傑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弟霸無父也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不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去焉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口德地學將去有時到鄉道錄了也不定今人便等時度會去計功效又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者夫子之言行字當重者有曰不是高山只行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至同方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以青純畫雲雲字見沈存中筆談必大

深衣用虔布但而今虔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方未經布時先研其縷悲織了後研也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某今人着今之服亦未是涼

鄉飲酒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魄魄三月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哉生魄也不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個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此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眾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人眾入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賀鑿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於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

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
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
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抑崇
為禮官看他為謹終喪禮是煞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齊都
考得了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踈緣更不識着儀禮只
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賓外主人阼階上當楮
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外賓拜洗
是為拜洗主人取爵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
送乃是賓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
賓後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
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
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

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縷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禮時所
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好看唯是
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禮禮底人
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
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外僕御者先外則
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將了僕
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
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李又皆不理會如朝
報上云執綬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綬官是執綬僕人
乃是受綬如何今却以執綬官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
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繫折是為敬故今却在車
上用倚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
所在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
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一人

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晉君以為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纒拈一件起來勸當着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荆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賀孫

鄉射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人傑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廷

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弄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賀孫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下策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太過一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字無殺合場

拾遺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撤去人傑

有體有俎以骨為斷也

豆為豆銅豆為登也

凡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明作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雙扇觀儀禮中可見義剛

王出戶則宗祀隨之出所則巫覡隨之

天子但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終恐其終使人不
臣如蔡下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
豈可遏口為蔡下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下只是扶他
以證其邪說故喚人議論如了論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
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凡事五
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八計版

禮五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顯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
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在廣

大戴禮無孫錄云或有註本文多錯注尤外武王諸銘有直

做得巧了切題者如盤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賀孫論云

翻題處不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

省爾不似今人為銘便要就此物上論得親切賀孫錄云

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

又似箇船銘賀孫錄云因舉問數銘似可做船銘想只是因水起

意然恐亦有錯雜處賀孫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

辭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賈誼策云他時已自把

文政三十四

